

## 谁靠得住

□朱蕊

《我的前半生》里，子君的妈妈总是要子君寻一个好男人靠着。开始时，子君倒是真的嫁到了一个“好”男人，看上去老实厚道的陈俊生永远眯缝着小眼睛，似乎永远在加班睡眠不足的样子，子君则漂亮生动，每天一付行头，兴高采烈地买买买，看上去子君的生活因为有了陈俊生的存在、因为有了陈俊生的努力工作真的无忧无虑了。但其实子君的忧虑就明摆在他的高调漂亮上，她紧张的是比她更年轻漂亮的隐形“第三者”，因此，她必须不断硬劲漂亮下去——以至于她将陈俊生公司里来实习的女生当做小三一路打杀过去，完全没有有自尊的女人样子——太惨不忍睹了。

当然子君的紧张是有道理的，后来证明她的生活确实被小三拦路抢劫了去。但她没想到的是，这个小三不是妖娆的小妖精，而是一脸

无害朴素“实在”一付大姐样子的凌玲。一集一集看下去，真的为子君着急，怎么偏偏她的漂亮时尚率性直白就敌不过凌玲的可怜土气心机隐忍呢？见得多的是女人之间的斗争，这下又来了，似乎抢到了这个叫陈俊生的男人，就抢到了女人的生活。而且戏码逆袭，在情爱中，明明应该是年轻漂亮胜出，却由珠黄色弱来扮演王者，这样看来，通行的常识并不怎么靠谱，在婚姻这件事上，可能有本身的敌人存在，女人和女人的斗争大概只是假象，其实是婚姻中的人和时间在斗争，所谓审美疲劳，新鲜感比美丽还要具有诱惑力。

问题来了。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同样的，并不偏向于男人或者女人，但为什么女人要那么紧张？真要说起来，女性的平均寿命比男性高好几个百分点，时间应该是青睐

女性的。可在婚姻中，男人是有得选的一方，漂亮的看疲劳了选一个不那么漂亮的，任性的刺激过了选一个会给自己准备胃药体贴的，陈俊生尽在掌控，他的烦恼只是如何向心无芥蒂全无准备的子君摊牌。这场婚姻，在子君那里还是完好无损美满如初的时候，在陈俊生那里早已峰回路转陈仓暗度了。

替子君难过，活生生被生活抛弃了，突然和原本的生活撕裂，毫无防备。一面，情感上已经陷于百转千回的尴尬，另一面，更残酷的是除了感情上的被剥夺，还有生存的困顿，作为母亲，可能孩子都要失去，这种天崩地陷感有几个人能够经受？却还要让千娇百媚的美娇娘，曾经一直被捧在掌心子君认领——没有人同情——那个老实厚道样子的陈俊生恰恰是主动发出伤害的负心郎，子君可以向谁去讨要

说法？

这才理解了何以是“我的前半生”。刚看到这个题目，还以为末代皇帝溥仪的那本书又被改编拍成电视剧了，后来知道是都市剧，却并不明白为何要和溥仪如此著名的书同名。哦，这说的是重新投胎再世为人了。剧情至此，似乎要告诉观众，不要毫无防备地投身于依赖（依靠）之中，感情靠不住，男人靠不住……然后是看子君怎样向死而生，重新站立起来。

可惜，后半生的子君跌跌撞撞踉踉跄跄地站起来的时候，一直没有离开过另一个男人，子君的闺蜜唐晶的男友贺涵的依赖，可能子君并不想依赖，但整个剧情却领着观众往那儿去。她第一次跌得还不够痛么？后半生又要重蹈覆辙？并且要让人对女人之间的友谊彻底绝望？女人和男人来自两个星球，不能彼此信任和依靠，难道女人和女人也只有竞争和斗争，为了一个男人，可以反目成仇？这个世界上，还有谁可以依靠？

子君的妈妈，富有生活经验的

老妇人，用一种底层智慧告诉子君，找一个贺涵那样的好男人靠着，赶紧抓住他，为了子君抓住贺涵，子君妈妈可以不惜亲自出动去说服唐晶出让贺涵，就好像贺涵可以被转让……子君妈妈临死前对二女儿群的遗言也是赶紧和不称心的二女婿离婚，有机会找个好男人。子君妈妈当年也是被前夫抛弃，自己辛苦万苦带大了两个孩子，可她还是对所谓好男人抱有幻想，老来每天混迹广场舞圈子，终于找到她认为可以依靠的人，立马搬去那位老人家里，却没想到，老人中风，子君妈妈诚意付出感情，伺候中风老人，指望感情上以及物质上有靠，可是最终却死在前面，啥也没靠着。

1925年，鲁迅写了小说《伤逝》，女主角子君被生活和爱情抛弃后绝望而死。那么，现在的子君还是要依靠对“好男人”的希望而活下去吗？

## 写给我看见过的古村落

□赵春华

那一幢幢古民居，在一个个古村落里。

在青山绿水间，青山之下，绿水之上。

青山的怀抱里孕育，青山的石青山的泥，她的骨骼她的肌肤。山岚，云雾，穿堂而过，滋润她的身体，溪水潺潺，是她呼吸的气息！

她的体量很大，占地上万平米；她的体量可小，只有几百平米。

到处都有她的身影，在安徽的溪流上，在浙江的山谷里，在云南茶马古道……

迎千百次从山头上升起的朝阳，送千回满月坠入西山。

收藏过几代人的悲欢离绪，兴旺败落，演绎了一个个家族的荣辱史，或者颓败史。

洞房笙箫的欢笑，你可听到，沉淀了新娘抑或小妾的惶恐的目光。

马蹄疾奔，携一路捷报，金榜飞来，喜了几代人的心扉，亮了族人的门楣。

我听到了，听到了，霜重露凝的时光机杼上，子曰诗云，苦吟之声，干了油灯，直达东方既白。

一朝失势，逃遁天涯……

依然巍然，却被岁月腐蚀，有的墙坍壁倒，门楼倾圮，空守着日升

来，枯枯荣荣，总是一年一年的春风催又生吧？人踏过，狗走过，小车碾过，农夫荷锄，村姑浣纱……可以让人在心里勾划出前世旧时的人，平常的人，读书的人，步入仕途的人，都在路上留下过自己的生命足迹。

对了，村边那几棵树的沧桑，最令我不能忘怀。传说，那樟树，树干要五个人才能围得过来，那棵罗汉松，长满青苔和蕨类植物的罗汉松，据说有千年之寿！依然株繁叶茂，叶片油绿得亮晶晶，蓬勃着生命的活力，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人生百年，要活过多少艰难坎坷，这千年之树，活得如此精彩，不知经历过多少劫难啊！

行走一个个古村落，看见当地的村民正在加以保护，加以修缮，令人欣慰。然而，也看见有的地方用水泥柱子替代已经朽蚀了的圆木柱子等情况，又令人堪忧！

散落在各地的山野或平原上的古村落，不仅于建筑，更是我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一颗颗珠贝，如今，恐怕走到了生死存亡的路口。怎样磨去尘垢，恢复那时模样，这真的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道难题。

这些楹联，对仗工整，涵意深焉，或孝或义，或学养或为文，或功名或做人，褒奖有加，却恰如其分，令人遥想当年的风采，钦羡之情油然而生。

我醉心那些飞檐翘角，挑云拨雾，斗过霜天雪月，暴风骤雨，迎过岁月刀剑，雷霆万钧，依然傲然苍穹，不屈不挠，把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涂写在蓝天之上，直冲霄汉！

甚至那阶沿外的石子路，石板路，有些凹凸，却光亮如洗，被岁月的雨水洗涤了，石缝中有绿意活跃着，一蓬小草，从蜿蜒的光阴里长出

来，枯枯荣荣，总是一年一年的春风催又生吧？人踏过，狗走过，小车碾过，农夫荷锄，村姑浣纱……可以让人在心里勾划出前世旧时的人，平常的人，读书的人，步入仕途的人，都在路上留下过自己的生命足迹。

对了，村边那几棵树的沧桑，最令我不能忘怀。传说，那樟树，树干要五个人才能围得过来，那棵罗汉松，长满青苔和蕨类植物的罗汉松，据说有千年之寿！依然株繁叶茂，叶片油绿得亮晶晶，蓬勃着生命的活力，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人生百年，要活过多少艰难坎坷，这千年之树，活得如此精彩，不知经历过多少劫难啊！

行走一个个古村落，看见当地的村民正在加以保护，加以修缮，令人欣慰。然而，也看见有的地方用水泥柱子替代已经朽蚀了的圆木柱子等情况，又令人堪忧！

散落在各地的山野或平原上的古村落，不仅于建筑，更是我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一颗颗珠贝，如今，恐怕走到了生死存亡的路口。怎样磨去尘垢，恢复那时模样，这真的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道难题。

这些楹联，对仗工整，涵意深焉，或孝或义，或学养或为文，或功名或做人，褒奖有加，却恰如其分，令人遥想当年的风采，钦羡之情油然而生。

我醉心那些飞檐翘角，挑云拨雾，斗过霜天雪月，暴风骤雨，迎过岁月刀剑，雷霆万钧，依然傲然苍穹，不屈不挠，把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涂写在蓝天之上，直冲霄汉！

甚至那阶沿外的石子路，石板路，有些凹凸，却光亮如洗，被岁月的雨水洗涤了，石缝中有绿意活跃着，一蓬小草，从蜿蜒的光阴里长出

## 行走在音符上的声音

□孙思

第一次听到雪飞的声音，是2013年浙江嘉兴南湖举办的海峡两岸“月河·月老”杯爱情诗大赛颁奖晚会上。那天是七夕，晚会在月河湖畔举行。雪飞当时朗诵的是爱情诗大赛一等奖的作品，名为“月河之恋”。

7点50分，当主持人报出雪飞名字时，我看到了高挑瘦削的雪飞站到了台上，皮肤黝黑，白衫黑裤的他，自然、简约得像一幅素描。接着，轻柔舒缓的音乐里，传来了他的声音。这声音真切、低缓、辽阔、致远，似乎过滤了很多尘嚣，仿佛来自于遥远的天际，它落下来后，就被听众融化了。这个时候，你甚至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似乎整个人整颗心都被这声音牵走了，牵到了很远的地方。那里不仅有杨柳岸、乌蓬船、小桥流水绕人家的江南；也有蒙古包、轱辘车、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和马头琴。曾几何时，当一种高亢如小号般激昂的声音，在舞台上嘹亮不绝时，当一种只有技巧没有内容的声音在电视和广播里肆意地浸染着听众的耳膜时，像这样的有着山高水低，冷

暖起伏的声音，听众真的是久违了。

此时，坐在嘉宾席上的我，轻轻地闭着眼睛，我害怕睁开眼睛会被舞台上的灯光、背景消减去哪怕一丝微不足道的我对声音的体味和感觉。这个时候，我不需要视觉，因为视觉能看到的都在声音里了。声音托着诗，溶解着诗里的全部内涵；音乐托着声音，与声音丝丝相扣，然后三者相交相融，不可分割，似乎它们生来就为一体。

说来惭愧，由于我这一向低调，平时躲在大学的象牙塔里除了教书，就是阅读和写作，很少有时顾及电视广播，因此对于主持经典音乐947的雪飞，我是一无所知。但自那之后，我开始喜欢上了他主持的节目。有时候，他主持的那个时间段，我刚好有事，就会请家人把它录下来，然后晚上回来听。

夜晚，我坐在落地窗前，打开录音，静静地听着雪飞主持的经典947，听着他的声音在我内心的某个地方，雨打芭蕉般的轻叩着。窗外夜幕低垂的天空，繁星点点，像

一张开满鲜花的草地，似乎触手可及。草地的那一头有河，河上有灯光，恍惚间似乎是坐在晚唐里。窗内，我开着一盏台灯，小小的，小得就像点在自己的内心里。它带给我的温暖亦如雪飞的声音。

雪飞始终把自己放得很低。一个主持人或者朗诵者能把自己放下，非常不容易，怕就怕他们把自己放得太高，这样的话，他们的声音就落不下来，听众的耳朵够不着，还谈何进到心里。

一直以来，我都在思考，为什么雪飞的声音这么独特，这么容易感染听众？我想，那是因为他的声音是行走在音符上的。他的声音除了有节奏，有旋律外，主要还是因为有容量。这个容量你看不见，摸不着，但你能感觉。这个容量就是他的思考，他丰盈的内心世界，他思想的节点和核心。它们连接在一起就是一个个音符，把这些音符串起来，就是一首经典音乐，亦如他主持的经典947。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当他的声音向你传来时，他的心在远方。

## “罗城井”与“天高三尺”

□印嘉华

近日某报载广东电白县庄垌有一口罗城井。罗城是广西辖下的一个县，广西罗城的井，怎么会在广东电白出现，是不是济公使用乾坤大挪移之法把井从罗城移到了电白庄垌？答案是非也。那么广西罗城的井怎么会走到广东电白？原来这个井的背后有一个让人不胜感叹的动人故事。

明代弘治年间庄垌人黄廷圭，在广西罗城当了五年知县，这时他母亲病故，按古制需丁忧（离职）守孝，离开罗城时，罗城数百士绅百姓泣泪相送，并自筹千金相赠，黄坚辞不受。于是罗城人凿石栏井口，相率百余人在石栏井口从罗城运至电白。在庄垌黄廷圭的乡居旁掘地及泉砌成一井名罗城井。试想这一百多人用肩扛背驮，车载船运，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走过了近两千里路云和月，他们不辞辛劳地这样做究竟是什么原因驱使？答案很简单：报恩使然。

原来黄廷圭是一个勤政爱民、清正廉洁、公正无私的好官，深受百姓爱戴，人称“黄天平”，天平是秤。有古语云“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百姓就是定盘的星”。

这使我想起了历史上有些贪官的不齿行为与“罗城井”的故事判若云泥。清朝初年昆山有一任知县杨廷正是一个贪官，他与地方恶霸勾结鱼肉乡里，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百姓苦不堪言。有乡贤决心为民出气，决定聚众送一块书写着“天高三尺”的匾。“天高三尺”意为杨知县搜刮民财无所不用其极，使昆山的地低下了三尺。一日乡贤率领百姓敲锣打鼓到县衙送匾。到了县衙，随行的百姓越聚越多，正好被路过的顾鼎臣看见，顾一看写着“天高三尺”的匾，就询问原委。在百姓的叙述中了解了杨廷正的罪恶行径就仗义执言，把杨廷正的罪恶事实写成诉状投呈到州府，最后终于把这个无耻的贪渎之徒扳倒，为昆山的百姓挣得一片蓝天。

“罗城井”故事中的黄廷圭，与“天高三尺”故事中的杨廷正都是知县，都是百姓的父母官，一个爱民如子，民知恩图报，使黄廷圭贤德留青。一个只知搜刮百姓，罪恶昭彰，被后世唾骂，被永远地钉在了道德的羞辱柱上。人心的向背是这两个故事的真谛所在。



油画 静物写生 张静／画